

知識天地

時間之藝術：從江詩丹頓「藝術大成」系列手錶賞析歐洲製錶工藝

許嘉猷（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前言

江詩丹頓是全世界上生產從不間斷的最古老之頂級錶廠（與百達翡麗並列前 2 名）。2005 年是它的 250 週年紀念，這是全世界第一家錶廠所經歷到的四分之一千禧年紀念。因此，它所推出的 250 週年紀念錶，不僅是在演繹它本身的歷史，實際上更是代表著瑞士鐘錶業，甚至於整個歐洲鐘錶業對時間的演繹。因此，它如何演繹時間的歷史，以及其中所代表的鐘錶工藝之意義，格外具有歷史上和實質上的意義。面對鐘錶史上第一家錶廠的四分之一千禧年大慶，江詩丹頓如何紀念此一重要之時刻？其回應就是在 2005 年春季推出 5 款系列之紀念鐘錶，藉此表達對於優良鐘錶製作所涉及到的工藝美學和工匠精神之特殊禮讚，尤其是對日內瓦鐘錶製造的歷史傳承之敬意，例如對於時間精準性之測量，技術之創新，金屬和其他材料之鑽研，以及鐘錶藝術之表現等等。此 5 款慶典系列包括「1755 大慶」（Jubilé 1755）基本錶款、「聖傑佛」（Saint-Gervais）陀飛輪萬年曆錶、「里爾塔樓」（Tour de l'Île）超複雜錶、「藝術大成」（Métiers d'Art）金雕珐瑯錶此 4 系列之手錶，以及「閣樓工匠精神」（L'Esprit des Cabinotiers）球形天文座鐘。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討論「藝術大成」系列，特別著重於它的藝術與工藝技術之表現部份，包括內部機芯之精細打磨與拋光，以及外部之金雕與珐瑯彩繪。

「藝術大成」系列手錶（見附圖）搭載江詩丹頓全新開發之 Caliber 2470 自動機芯，配備 22K 金之自動上鍊盤，上有非常細膩精緻的光圈放射紋雕花，夾板與錶橋裝飾著日內瓦波紋（Cotés de Genève），並以細膩的倒角處理完成。此外，還銘刻日內瓦印記；其震頻為每小時 28,800 次，27 顆寶石以及冷熱和 5 方位調整。錶面 4 個角落的視窗為拖曳式（Dragging）小時與分鐘顯示，跳動式（Jumping）星期與日期顯示。中間則為阿波羅太陽神駕著羅馬戰車奔馳於大地之金雕，並以不同的珐瑯背景和色系，分別表達春夏秋冬的四季意念。「藝術大成」手錶所採用的珐瑯彩繪，主要以內填珐瑯（Champlevé Enamelling）為主，並輔以微繪（Miniature Painting）珐瑯和掐絲珐瑯（Cloisonné Enamelling），金雕部份則包含了金屬基板雕刻，蝕雕（Etching）和立體浮雕（Basrelief）等雕刻技法。「藝術大成」系列總共製作 12 套（春、夏、秋、冬 4 種為一套，以不同 K 金製成），台灣分配到 1 套。

內部機芯之精細打磨與拋光

為了紀念 250 週年大慶，江詩丹頓一次推出耗費多年心血所研發出來的 4 款新機芯。此 4 款機芯（包括藝術大成系列之機芯）均銘刻著日內瓦印記，可說是精華盡出，美輪美奐。日內瓦印記乃是頂級錶款之標幟，它除了在精準性有嚴格規定之技術要求外，最重要的，乃是工藝之要求，即頗為耗時的細緻手工打磨、拋光與倒角（側面銼刀）處理，使冰冷的金屬轉化為猶如有生命般地閃閃發亮，熠熠生輝。因此，獲有日內瓦印記的機芯，其齒輪之磨合非常順暢，壽命更為長久，幾十年，甚至百年之後，望之仍是歷久彌新，耀眼生輝。所看到的不是歲月的痕跡，而是歲月的光芒。

不僅如此，在機芯內層肉眼所看不到的地方，仍然做同樣的手工處理，甚至於 1 顆螺絲釘，仍需一絲不苟地仔細拋光打磨，以使機芯內外皆美。在江詩丹頓此 4 款機芯中，肉眼所不易觀察到的底層，即其基板部分，均被手工拋光打磨出旋轉打圈式圖案（Perlage），俗稱為魚鱗紋；而在外面的夾板與連橋部分，則被打磨出日內瓦波紋（Cotés de Genève）之裝飾，其打磨與拋光的精緻度與細微度，實已超越日內瓦印記之要求，而只奉行廠方自己所要求的沉穩與低調之「極致工藝」、「經典美學」與「完美細節」。筆者初次望之，只覺得美的不可方物。由於日內瓦印記對機芯的技術水準與手工打磨拋光的要求甚高，因此，製作不易，而且耗時甚多，難以大量生產。也因此，1 枚銘刻有日內瓦印記的機芯，即代表它乃是製作精良，精雕細琢，無法大量製造的藝術品，而非僅是商品。江詩丹頓與



百達翡麗二者雖然是頂級大廠，但每年的產量均只有 2、3 萬隻，卻佔有日內瓦印記機芯的百分之 90 以上；而勞力士錶廠的每年總產量超過 80 萬隻，卻沒有一隻機芯能獲得日內瓦印記。百達翡麗、江詩丹頓的手錶是藝術品，而勞力士則是商品，後者的定位純是市場取向，與前者的藝術取向大異其趣。

另外，依照阿多諾 (T. Adorno) 所言，藝術作品是無意識的歷史書寫，它既反映、又對抗社會，並企圖超越它。就此意義而言，日內瓦印記所反映的時代精神，最主要的乃是後現代社會對手工的質感和巨匠精神之追求，以及對大量生產的標準規格之科技產品的抗拒。在後現代社會中，人們終將懷念和選擇具有巨匠心和藝術情之物品；終將厭倦大量生產的標準規格之工業與科技產品，開始懷念與珍惜最原始的手工質感。現代科技幫助手錶製造的精準性更爲容易，但手工部份則使其品質更爲精良，也更令人悸動。一塊平平的冰冷金屬基板與一塊精心打磨拋光出來的魚鱗紋基板，其間之差異，只能自己親自去感受那剎那間的震撼與悸動。此種震撼與悸動正如阿多諾所言的，藝術經驗不只是「活生生的經驗」，而且還超越常規的、一般性的日常生活經驗，甚至於超越班雅明 (W. Benjamin) 所言的震撼窒息 (choke) 經驗，而成爲類似處在危機狀態的震撼中，去直接感受作品本身所釋放出來的強烈感受性和暗示性。

在後現代社會中，令人懷念與珍惜的是工藝的細枝末節，不實用的部份。正如布希亞 (J. Baudrillard) 所說的，人們懷念的不是基本必要的 (essential) 功能部分，而是非基本必要的 (inessential) 部份所創造出來的氛圍；它可能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感受得到的。對勞力士錶廠而言，量產的機芯已是成品，對江詩丹頓、百達翡麗這些頂級錶廠而言，人手打磨拋光的工藝處理，才要開始。台灣所謂的上流社會的男士們與貴婦人之鐘錶知識，與國際間之落差甚大，結果使這些男士們只會買勞力士之「紅蟻」與「滿天星」，而非它的真正好錶 (例如 2005 年也正是勞力士的 100 週年紀念，所推出的「王子」(Prince) 系列錶款，才真正是好錶)；後者更只會買香奈兒的山茶花錶或者 L.V. 的「台北 101 限量錶」；前者 100 多萬，後者 200 多萬。結果買到的手錶，在行家心中，只是「時間之垃圾」。正如布爾迪厄 (P. Bourdieu) 所言的，藝術品味需要養成教育，而且是在長期薰陶下，不知不覺培養而成，而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及的。當物品在空間、時間與制度上所經歷的旅程愈遠，則生產者與消費者間之知識落差愈大。消費者端對物品的知識也愈片段、分化，甚至於相互衝突，結果常常使消費者對它之需求愈強烈，也使廠商和中間之代理商有可乘之機，使某一方面之知識被故意誇大 (例如上述山茶花錶和台北 101 限量錶之珠寶鑲嵌部份)，另一方面之知識被刻意隱瞞 (例如它們採用無甚價值的石英機芯)，知識與無知，成爲認識物品的價值與否的旋轉門，乃是制度化的操控結果。貴婦人之無知，成爲待宰之肥羊，乃是廠商與代理商賺取暴利之來源。

金雕與琺瑯彩繪

接著讓我們討論「藝術大成」系列上之金雕與琺瑯彩繪藝術。首先，就主景阿波羅太陽神駕著羅馬戰車奔馳於大地的金雕部份，它結合了金屬基板雕刻、蝕雕 (Etching) 和立體浮雕 (Basrelief) 之雕刻技藝，以微繪金雕之技法加以表現出來。主角阿波羅太陽神昂首挺胸，英姿煥發，戰袍半斜披上身，另一半迎風飛舞，猶如大鵬展翅，臨風玉立，隻手緊握馬轡，輦車奔馳於大地。另外，戰車精雕細琢，輪廓與紋路分明，車輪圓滾，車轂與車轆厚重有力，美輪美奐。最後，4 匹駿馬，表情各異，或昂首前進，或低首奔騰；或見整體馬身，或只見馬首；馬眼眼神炯炯，馬鬃密佈，馬腿奔騰，駟馬疾馳。

總之，微繪金雕下之人與動物的表情生動逼真，人物唯妙唯肖，構圖出色，而且打磨細緻，閃閃發亮，實乃上乘佳作。而且主題充分反映出江詩丹頓一貫關注之歷史與人文情懷，尤其是古希臘與羅馬的愛情與宗教之神話故事。

另外，就琺瑯彩繪部份，它主要以內填琺瑯爲主，並輔以微繪琺瑯和掐絲琺瑯。琺瑯彩繪之景物隨著四季之變化而不同，並且以 4 個圖案表示日月盈昃與晨宿列張。整體構圖出色，琺瑯色澤也溫潤、高雅和亮麗。其在琺瑯四周開 4 個小視窗的時間功能之設計，更是出色，使手錶的 4 大基本功能，得以在琺瑯彩繪錶上完全呈現之外，它更在錶盤中心加入了幾近失傳的古法微繪金雕技藝，使「藝術大成」系列成爲名符其實的集時間之功能、琺瑯彩繪與金雕的大成之作；也使江詩丹頓長期探索非傳統、創新的計時裝置，並溶合藝術、人文與歷史的情懷，得到具體的成果，並成爲鐘錶藝術表現模式之融合的極佳範例。

整體而言，背景的琺瑯彩繪，恰如其分的扮演著綠葉之角色，凸顯阿波羅太陽神駕著羅馬戰車之金雕藝術。它最特別之處，就是充分利用錶盤 4 個角落的不明顯位置，開了 4 個獨立的小視窗，分別顯示 4 種時間功能。此不僅給時間之閱讀帶來更多之樂趣，同時也將整個盤面留給琺瑯和金雕的藝術表現模式更寬廣的表演空間，使主景得以完整呈現，對四季的背景之干擾也降到最低，因而帶來絕佳之視覺效果。更有甚者，它測試琺瑯彩繪錶只能有傳統簡單之小時與分鐘指示功能之普遍法則，使之更富於多變化和複雜化，藉此挑戰它的可能空間和極限，並且相當成功地顛覆和扭轉此一普遍法則，開創另一可能發展空間之新領域，即琺瑯彩繪與複雜功能之結合。因此，它實乃個別單一藝術作品之特殊性成功超越此藝術模式的普遍法則之範例，為阿多諾的藝術作品單子論，做了更多的註解與推演。尤其當作品之獨特性，乃是靈光乍現或畫龍點睛之神來之筆時，可能藝術家本人一輩子再也做不出或畫不出同樣性質之作品，此一作品更不是任何流派，歷史源承，甚至於個人風格所能概括的，也更能闡釋阿多諾的藝術作品單子論之真諦。



總之，江詩丹頓的「藝術大成」錶打破了琺瑯彩繪錶只宜有傳統簡單時分針指示功能之普遍法則，尤其它還加上了微繪金雕之雕刻技術，更是難能可貴。它替傳統上只有基本時分針指示的琺瑯彩繪錶注入了藝術新元素，使之更富多變化和複雜化。它打破了在鐘錶歷史上似乎早已封閉的琺瑯彩繪錶之藝術創作的可能空間。換言之，它扮演著歷史上的「偉大之異類」的角色，顛覆現今鐘錶藝術之視野與分野（Vision and Division），並成功地帶動琺瑯彩繪或金雕錶的美學知覺模式的集體轉換（Collective Conversion）。

後記

在今年 4 月中旬剛剛結束之日內瓦高級鐘錶大展中，江詩丹頓發表了「藝術大成」系列之後續之作，其中的阿波羅太陽神之神像部份，改成世界各國和初民部落之面具，琺瑯部份亦隨面具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搭配。此「面具」系列預計製作 25 套，總共有 12 種面具，剛剛發表之第一套系列共有 4 種，包括中國、印尼、剛果和阿拉斯加愛斯基摩人之面具。此面具系列之作品仍然是內外皆美，饒富創意，色彩更多彩多姿，而且使江詩丹頓一貫強調之歷史與人文主題，擴展至世界各國與初民部落，充分發揮藝術無國界之特色，此套面具系列之作品預計今年 11 月在台北故宮展出。